

唐虞考信錄



唐虞考信錄

崔 述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虞考信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崔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唐虞考信錄卷一

序例三則

伏生所傳今文尙書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杜林等所傳古文尙書於堯典外別有舜典一篇。而殘缺不全。不行於世。東晉以後。僞古文尙書出。有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無舜典。至齊代有姚方興者。稱於大航頭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謂之舜典。其本漸傳於北。至唐孔穎達遂黜孔杜相傳古本而遵之作正義。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堯舜之事果分二典。則堯典當盡於堯殂落後。豈有堯尙爲天子。舜但攝政而遽以其事屬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衆棄之邪。雖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禮傷教。其謬一也。堯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稱堯而不復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堯。帝者誰耶。稱名不正。其謬二也。帝曰欽哉。與慎徽五典。前後文義相承也。乃畫堯典至欽哉止。則堯典文散漫無尾。而慎徽五典等語無所因。文理不通。其謬三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然則秦火以前原通爲堯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孔門所授果分舜典。傳經者必不通以爲堯典矣。故堯之稱止於篇首一見。而舜於堯

崩之後尙稱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稱爲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堯之殂落稱爲帝也。何者。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義例甚明。後之學者自不察耳。曰。然則二帝何以合爲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萬古之所以開。由於禹稷契皐陶諸聖人。而諸聖人之用由於舜。舜之舉由於堯。故虞書記天下之治必歸功於堯。而記堯之功必攷於舜。命官熙績之後。然後堯得人之仁可見也。堯之遜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一篇之中所命皆堯之命。所爲皆堯之事。舜特終堯之事云爾。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雖異。二帝之治則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統名曰堯典。稱堯則足以兼舜。稱舜則不足以兼堯也。史記於兩人事相首尾者則爲合傳。夫堯典亦若是而已矣。曰。舜之事統於堯典。堯之典何以反屬之虞書也。曰。虞書者兼九共汨作皐陶謨等篇而統命之者也。諸篇皆紀虞事。無涉於唐。不可通名爲唐書。而虞之成功實始於堯。堯典實兼虞事。故以堯典冠虞書也。余初爲考信錄。倣司馬氏本紀分唐虞爲二。旣十餘年。始自覺其謬。乃因尙書之舊合爲一云。

堯典之體與書他篇不同。他篇但紀一事之始終。堯典則統二帝之始終而紀之。其文簡。其義宏。其首尾完密。其脈絡條貫。雜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雜輯詩書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獨於唐虞但列堯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見於他篇及逸書者。則皆從傳例。低一字書之。如

綱挈目如經持緯不敢淆也。然堯典所記特其梗概。其經畫之制。誥誡之言。則皋陶謨九共等篇實備之。蓋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綱已具。其後皆諸臣所自爲事。故各隨其事之首尾載之。典不勝其載也。譬諸後世之史。典本紀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貢皋陶謨列傳也。其文本互相發明。而自秦漢以來。缺亡者多。存於今者僅二三篇。說經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顛倒錯亂。重複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載。取禹貢皋陶謨之文補之。而分爲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堯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堯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終。第二篇堯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兩篇則堯舜之爲天下得人。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者也。惟第四篇當唐虞之交會。乃政事之紀綱。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備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諸器然。堯之事猶蓋也。舜之事猶底也。蓋與底相覆而相承。則信乎堯舜之事不可分。而堯舜之治法爲千古之祖也。

唐虞之事較諸三代尤多難考。戰國處士橫議之言。僞書僞傳揣度附會之說。詳見提要總目篇中其事之失實固不待言矣。卽傳記之文亦有未可概論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隱桓莊閔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備載。無他。遠近之勢然也。況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數百年。傳聞異詞。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爲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

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爲後人所追記。如堯命舜之類。或門弟子所

言。如舜完廩之類

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書之者也。

雖孟子所自言亦有記者之譏觀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見

故今於唐虞之錄尤

致慎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時無的據。文非紀載而義足發明。則列之於附錄。附論唯備考存參。事或春秋言或秦漢但取其可參伍相證。雖有不醇不區別矣。其餘揣度附會之言。雜家小說之語。則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駁者采之。所未駁者辨之。或其失尙小。及其言不甚爲世所信者。時亦往往從簡。非敢過爲吹求。妄行去取。誠欲祛異說之紛紜。還本來之面目。使二帝經營之次第。設施之先後。瞭然如指諸掌。蓋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尙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學深思之士當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堯建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書堯典

大戴記稱堯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史記作舒黃黼黻衣。記

作黃收純衣。

丹作彤。

車白馬。余按。經云。欽明文思安安。欽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條理之精密。安安

其中道之從容。僅六言而聖人之德備矣。至戴記則膚闊語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雲。則形容之詞。非德之實也。不驕不舒。以言聖人淺矣。車服之色。尤無當焉。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上同

史記作錄世紀作豐氏

大戴記帝繫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次妃簡狄氏產契。次妃陳隆。史記作錄世紀作豐氏帝堯。次妃陟訾氏產帝摯。史記云。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云。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後之學者皆信之。不疑。余獨以爲不然。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艱食也。若稷果嚳元妃之子。則嚳之崩。稷亦不下五十歲。又歷摯之九年。堯之百載。百有六十歲矣。契於此時亦當不下百數十歲。有是理乎。堯之兄弟有如此兩聖人而終堯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薦。迨舜然後舉之。可謂不自見其眉睫者矣。尙何明之明而側陋之揚哉。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是高辛氏之子孫。當堯之時。已傳數世而分數族矣。堯安得爲高辛之子哉。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若堯親高辛之子。則閼伯實沈當爲堯之兄弟。傳文何得乃云爾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摯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誤。以爲在摯之後。因疑爲摯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卽摯之繼摯亦未必

然也。且卽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旣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尙得爲聰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有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卽不能有天下。則義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子嚮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嚮。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嚮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

安得而專之哉。漢儒考古不詳，誤信戰國無稽之說而列之於記，載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嬰，曹操假之以篡獻，不獨嬰與獻之實未嘗禪也，即令果禪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漢之天下非嬰獻之所得專也，使莽操之得自託於禪讓者，乃漢儒考古不詳之有以啓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記之文并不載而爲之辨。

堯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書堯典

漢書律曆志云：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莽之日數多寡，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贏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皆謂宗祝祭祀事耳。與羲和之司歷法者無涉也。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夷，相距數千餘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呂刑之文，非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有重黎，今因其皆爲堯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曆數已

有成法。然則堯典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尙書僞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爲義和。皆沿漢志而誤。今正之。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同上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饁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毚。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同上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蓋曆有三率。一晝夜爲日率。一盈虧爲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爲歲率。其間贏縮奇零最爲難齊。故曆法以成歲爲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爲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之卽爲始。後推之卽爲終。此聖人建中之治。雖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曰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鳥星虛者。考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矣。故其綱曰。敬授人時。而孔子告顏淵亦曰。行夏之時。所重在時。故不言日月歲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同上

曰。此其記堯之命羲和何也。曰。記曆法所自始。四時所由定。而歲所由成也。蓋曆數自黃帝以來。

有之故傳云。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曆正也。然曆之爲法。必積久而後差數可見。創始者勢不能以周詳盡善也。故必行之數百年。至堯而後莽之日數多寡可校。閏之疎密可推。堯猶懼其未符。又命官分驗於四方。漸損漸益。而後四時不爽。乃始定爲畫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記其命官。以志曆所自始。漢志六曆。雖有黃帝顓頊之稱。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損益。而推廣以成書。非黃帝顓頊之所自爲也。曰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爲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興。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變理。書契史冊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爲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卽堯所定之曆。蓋殷周皆別起一方。故用其國舊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曆皆不改。漢志所以有三代曆。而無唐虞曆也。故此章之文。與禹貢相表裏。四時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別。所以平地。天時正。然後政典舉。故堯舜之治。始於授時。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堯舜之治。終於敷土也。曰然則堯在位七十載。止有授時一事。別無功可紀乎。曰亦非也。堯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變。其豐功仁政。超前古而貽後世者。蓋不知凡幾矣。但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尙未有史籍。二帝旣崩。夔龍之徒。以爲堯舜功德隆盛。實開萬世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倫比。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見者或多。若舜攝政時。則見者希矣。至堯七十載前。則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慎。

重不肯傳疑。故但敘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蓋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錄之耳。然堯開天救世之功。實成於舜。故堯之事業。尤於舉舜敷治爲最大。旣已載堯求舜之切用。舜之奇。與舜攝政命官之事。則堯之功。卽此已見。正不必取七十載以前之政條。舉而縷敘也。不善讀書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堯之生平碌碌無所表見。有賢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創制顯庸者。其失尙書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記堯之授時而備論之。

〔附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子

集注疑此文爲命契之詞。蓋以孟子載於契教人倫之後也。然按堯典契爲司徒在舜卽位以後。恐此文別有所謂。孟子以其意足相發。故引之耳。堯能使民於變時雍。七十載以前豈無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屬之契也。又按典謨之文質直。無用韻者。惟歌乃有韻。獨論語孟子所引堯之命。皆有韻。躬中窮終一韻。來直翼得一韻。而其文亦較淺。與典謨皆不類。恐後人所潤色。非當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錄於此。

〔附錄〕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左傳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無從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並附錄於命羲和之後。

〔備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左傳昭公元年

此以上條證之其爲堯事無疑故杜氏云后帝堯也然傳此篇頗近鋪張不能保無失實故與下條並列之於備覽

〔備覽〕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洧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姁蓐黃實守其祀左傳昭公元年此帝杜氏以爲顓頊余按經傳徒稱帝者多謂堯舜況上文之帝方謂堯此文之帝又謂顓頊殊爲不類恐亦堯時事耳故隨上文而次於此

堯求舜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書堯典

僞孔傳云允國子爵按史記以允子爲嗣子朱爲丹朱蔡傳從之於義爲長僞傳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蔡傳云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或云衍文也說近是

〔附錄〕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書呂刑

按舜攝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靜言兩章記共驩鯀之事獨三苗以在外而不與故今取呂刑之文附錄於此以補其缺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書堯典

此其記放齊驩兜及鯀之用何也。曰。所以爲舉舜張本。亦所以爲流四凶之張本也。朱旣不足以付大事。而其工驩兜相與比周。鯀功又不克成。是以堯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其工驩兜皆爲堯所斥絕。卽鯀之用亦非堯意。是以舜攝政後。流之放之於遠方也。曰。然則堯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當堯之時。或其才有可取。罪尙未著。猶欲冀其成功。望其悔過。及舜攝政後。而情狀日以顯著。功旣難冀。其成過亦無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簡質。未及詳載其由耳。非堯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蓋堯之心。但欲庶績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數人。故舜流之放之而無所嫌。故虞書於舜未攝政之先。記此數章。以見四凶之流放。本皆堯之心。舜特體堯之心。終堯之事。以成堯之美。而初未嘗反堯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堯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作堯典之人。然則此篇亦非聖人不能爲矣。僞孔傳以四岳爲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蔡傳因之。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余按國語以四岳爲一人。春秋傳有大嶽。杜氏謂卽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職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則咨之。羲和四子。曆官之屬耳。況又在外。安得常與朝廷之事乎。蓋唐虞之有四岳。猶漢之有五官中郎將。唐之有四門博士耳。當從朱子無疑。或云說本孔平仲未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同上

說者多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其語蓋本堯典九載之文。然九載而鯀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則是水不自堯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水亦不自堯除也。蓋上古之時。水原未有定道。聖人制衣食。宮室。器用。書契。日不暇給。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過洿下之地。注之。故猶得以苟安。積久而水日多。至堯時。遂至懷山襄陵耳。自禹始開水道。使歸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卽然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若但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爲難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堯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書堯典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鰥稱也。以下釐降二女。故於此稱鰥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簡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公八年

〔存參〕幕能帥顓頊者也。魯語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史記作望勾芒產蟠牛。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五帝本紀因之。余按春秋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顓頊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記之。世次無之。而勾芒據春秋傳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爲顓頊裔也。且大戴記以堯爲黃帝之元孫。則是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況於近屬。堯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與堯之女等乎。蓋謂舜之出於顓頊可也。謂顓頊與古帝王之皆出於黃帝。則不可。謂幕有功德而傳於世。可信也。謂舜先世之名。無不歷歷皆傳於世。則不可信。然則大戴之文。不若春秋傳之爲近理矣。而傳文又與國語同。或當不誣。故棄彼而采此。說並見前黃帝及堯建極篇中。○韋昭國語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按傳此文。則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國語稱上甲微帥契。高圉大王。帥稷。皆在湯武前。惟杼在禹後。則以爲帥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謂之帥舜。乃謂之帥顓頊乎。韋氏蓋因大戴史記敘舜先世無幕。故曲爲之說。而以幕爲思。所謂因誤而益誤也。今正之。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

〔附論〕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